

## 天人合一

### 一國之君的底氣

—寫在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上任之時—

### 屈瑩

兩週前，我和女兒正在電視上看教宗選舉；梵蒂岡的煙囪裡好不容易冒出白煙，教宗選出來了。還沒看到新教宗長什麼樣，老公進門了，鑰匙的聲音沒落，就加上他的聲音：「換台，趕快換台！今天人大出選舉結果。」還好，我們不止一台電視。之後，網上便有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全家福，除了彭麗媛的老公，幾乎全是新面孔。事也湊巧，不僅這兩個新任領導同時出現，連任的美國總統就職也只是今年年初的事。

新教宗面對廣場上的人海，第一句話是：「在我為你們祝福之前，請為我祈禱。」

四年前，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一次就職典禮的電視實況轉播中，我看到了華裔服裝設計師為第一夫人設計的黃顏色「龍袍」，華裔藝術家馬友友為新總統演奏的大提琴。除了唱國歌，宣誓，遊行，還有兩位牧師帶領的祈禱。平時洋洋灑灑的奧巴馬，在那個時候緊閉雙眼，一遍一遍重複這句簡單的英語：「**God, please help me!** (上帝，請幫助我!)」今年的轉播，還包括了就職典禮後的白宮午餐，也包括了餐前餐後的祈禱。不僅如此，第二天一早，奧巴馬便前往華盛頓國家大教堂參加新任總統的祈禱儀式。天主教、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伊斯蘭教和錫克教等，不同教派領袖以及夫人米雪兒和副總統夫婦，奧巴馬內閣成員及行政官員約 2200 人出席了這個祈禱儀式。眾心合一地祈禱，是將為期四年的總統班子交託在上帝手中，祈求祂的悅納，成就未來的美國。

中國的領導班子不會有類似祈禱的儀式，但是回頭看看中國歷史，讓我想到天壇這個皇帝祭天的場所。我有個在北京長大的朋友，她小時候最愛去的地方是天壇，每過幾個星期，她的爸爸就會帶她去一次，因為站在圜丘壇上，除了天什麼都看不到，有一種與天相聯的感覺，那就是天人合一。

二十年前我開始留學於一個西歐國家。在這個全民信仰天主教的國家裡，不斷的有人用他們自己的人生經驗來和我探討什麼是中國人的信仰，我說，我覺得中國的主體文化是兩千年孔子文化的積澱。中國人雖無「上帝」之說，但有「天」。皇帝叫做天子，由上天委派。孔子說：「五十知天命。」後人又加注釋「在知天命者，知己為天所命，非虛生也。命者，立之於己，而受之於天，聖人所不敢辭也。」

孔子學《易》，乃知天命。吾人雖聞天命，未必能知，須先信賴聖言，以求知之。《論語》中就有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吾誰欺，欺天乎，等等...；可是天是誰，孔子沒說。

天主教慕道班的老師告訴我，天就是天主，就是上帝。天人合一有兩個涵意，第一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；人應按著天的要求時常反省並看顧自己所做。若按照基督宗教之說，人

類是亞當、厄娃之後，血液中充滿悖逆，大錯、小錯永遠不斷，所以要不斷地來到上帝面前悔改。信仰的能力就是悔改的能力。第二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既然成事在天，就要順天意，通過祈禱、祭天來領悟天意，祈求天助。

有一年，胡景濤應奧巴馬之邀赴宴於美國白宮，郎朗的一曲《我的祖國》讓胡景濤感知到一條大河邊上十四億中國人民的同在。如若感知上帝（上天）的同在和委託，豈不更加底氣十足！

我在歐洲就讀的是一所建於 1425 年的天主教大學。老校區座落在一個以教堂為圓心，直徑兩公里的典型歐式小城。我所在的實驗室位於小城主街的 59 號。剛到的第一個星期叫做“orientation week”(orientation 的原意是“導向”，這裡是指熟悉環境)。小老闆帶我參觀了 59 號院中的所有實驗室後，又參觀 61 號，與 59 號沒有區別，61 號院內也是清一色的理學院生物系的各種動物實驗室。來到 63 號院中，映入眼簾的是小院當中擺放的一台天象儀。這不是北京的天象儀嗎？天文系？友誼象徵？小老闆看我一臉迷茫，笑著說：「這個院子已不是我們生物系動物研究所了。這裡有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，二樓有一個中文圖書館，我怕你週末感到寂寞，帶你來借些書看。」從樓上下來，看到小院對面的一排房子，有一間雙開門的門上寫著「懷仁廳」。這下輪到她問我了：「這上面寫的是什麼？」我皺著眉頭小聲說：「大概是這房間的名字。」

後來的日子便穿梭在這三個院子中。「懷仁廳」是「中國留學生活動中心」的代名詞。在這裡可以看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，可以找人說中國話，來這的老外也說中國話。其中有一位姓韓的神父，可以說到大山那樣的流利程度，只是沒有京腔而帶著濃重的山西口音。他時常會組織一些留學生的旅遊活動。比如復活節去意大利見教宗，聖誕節到小村莊看耶穌誕生的馬廄。

天象儀的確是北京古觀象台上天象儀的模型。但康熙年間主持製作這個天象儀的人不是中國人，是該校校友南懷仁。南懷仁（Ferdinand Verbiest, 1623-1688）是比利時人，天主教耶穌會教士，善曆法，懂兵器，是康熙皇帝的老師。南懷仁神父曾經給康熙皇帝講解了主要天文儀器、數學儀器的用法以及幾何學、靜力學、天文學中最新、最簡要的內容。最重要的是，南懷仁來華傳教，是一位矢志不渝、忠誠堅定的傳教士。對當時信仰基督還處在初始階段的中國來說，在傳教事業上，除了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、湯若望（J. A. Schall von Bell）兩位神父外，幾乎再無別人能比南懷仁更重要了。康熙是賢明的，他除了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外，一定也在南懷仁那裡得到天主對他的啟示，對中國的啟示。大清帝國在康熙年代是很強盛的。看過電視劇《康熙王朝》嗎？很好看。我和當時 11 歲的兒子用一百多個小時看了這部五十集連續劇。因為我要停下來為兒子解釋康熙的話是什麼意思。

小老闆的「導向」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；我從化學專業轉向為神經科學。在那一天，我不會想到日後我會從事抑鬱症機理研究，並參與抑鬱藥物的研發；我不會想到我會與這位用信仰和科學幫助中國，並埋在中國的南懷仁成為「同學」；更不會想到日後我會像我的外祖母一樣，跪在天主堂的長凳上，用母親送給我的《聖教日課》，在美國的小教堂裡，為中國政府祈禱。據說第一本中國的《聖教日課》是我的這位「同學」寫的。我最終還是

明白了信仰與科學的關係——沒有科學，會回到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的日子；沒有信仰只有科學，則科學會成為毀滅人類的銳利武器。比如原子彈、毒牛奶和地溝油，還有本該用於教學和科研的實驗室，可以用來合成類似毒品的搖頭丸。

「導向」之後，我便一頭埋進實驗室。那時候，從中國到歐洲，突然之間能一個人獨享不止一台的現代化儀器，還是令人如痴如醉的。有一天，突然接到表弟的電話，還以為他從北京打來。因為兩年中，在北京的表姐、表哥會時常打來國際長途，雖令我喜出望外，但已不是新鮮事。可是幾分鐘之後，表弟就像從天上掉下來一樣，站在了實驗室裡，他說：「我就住在這條主街的 100 號——美國學院。」我一頭霧水，「你不是在北京的天主教神學院教書嗎？」他回答：「我去英國學了英語，來這留學。」我這才從頭到腳地看一遍坐在我對面椅子上的表弟，「電視劇換演員了，還挺帥的！」他說：「我二十八歲。」

美國學院（American College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）是 1857 年美國天主教會（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）開辦在歐洲的羅馬天主教神學院，旨在培養歐洲的年輕人去北美洲做傳教的神父，並為美國本土的神父提供在歐洲學習的機會。2011 年美國學院關上了它的綠色大門，成為歷史遺跡。因為它已完成應有的歷史使命。美國有自己的天主教神學院，我們這個縣有近 100 個天主教教堂。小學生升國旗時，手捂胸口第一句話是：「**One nation under God**（上帝之下的民族）。」參觀傳教士留下的教堂，介紹他們早期的艱苦生活是必修的小學歷史課。新選的教宗也變成了美洲人。有人說自耶穌來到世上，第一個千年讓歐洲人認識了祂；第二個千年讓美洲人認識了祂；福音所到之處，帶來的是平安與喜樂。第三個千年是現在，需要來認識祂的是亞洲人。

我們的生活因著表弟的到來，多了一件事——去美國學院吃西餐，望彌撒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不再會用科學有根有據地對表弟的道理唇槍舌劍時，他要回國了。望著他消逝在安檢通道的背影，除了不捨就是不解。為什麼就能如此輕鬆地揮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只去看天主的帶領？

表弟回到中國做了一名神父，與南懷仁不僅同學，也同志；志在把天主的福音，把信仰帶到這片土地上。十幾年過去了，表弟把一批又一批的人帶到了天主的面前，牧養著他們的靈魂，改變著他們的生命。表弟服務於有文化的都市人，高科技的特區人，樸實無華的農村人。每當表弟做完一個教堂的最後一台彌撒，便會在人群的淚水中走出。他讓人們懂了「天主是愛」，難以割捨的只有愛。

像南懷仁一樣的中國神父們，住在今日「皇帝」的身邊，時刻準備為他們解讀天主的啟示，祈求天主對國家和民族的祝福。

快要寫完這篇博文的時候，老公又叫我看習近平訪俄錄影。習近平和彭麗媛相挽走下飛機，男女主角夠酷！俄國軍樂奏起了中國國歌，這時女兒跑進來：「**I am coming for my favorite song**（我來聽我喜歡的歌）。」老公說這個歌的歌詞是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。」

在希望的田野上，願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，不僅要順民心，還要服天意。得到天主的祝福！

好讓我們的父老鄉親過平平安安的好日子。 (E mail 來稿)